

明史

冊五

明

大

一

明史卷九十三

志第六十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刑法一

自漢以來刑法沿革不一隋更五刑之條設三奏之令唐撰律令一準乎禮以爲出入宋採用之而所重者敕律所不載者則聽之於敕故時輕時重無一是之歸元制取所行一時之例爲條格而已明初丞相李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爲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舊太祖從其言始太祖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然特取決一時非以爲則後屢詔釐正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所以斟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令子孫守之羣臣有稍議更改卽坐以變亂祖制之罪而後乃滋弊者由於人不知律妄意律舉大綱不足以盡情僞之變於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愈紛而弊愈無窮初詔內外風憲官以講讀律令一條考校有司其不能曉晰者罰有差庶幾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視爲具文由

此奸吏翫法任意輕重至如律有取自上裁臨時處治者因罪在八議不得擅自勾問與一切疑獄罪名難定及律無正文者設非謂朝廷可任情生殺之也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慙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之不問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詔獄爲禍尤烈故綜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廠衛終之廠豎姓名傳不備載列之於此使有所考焉

明太祖平武昌卽議律令吳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長爲律令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傳獻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二十人爲議律官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爲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每御西樓召諸臣賜坐從容講論律義十二月書成凡爲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楨等取所定律令自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訓釋其義頒之郡縣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覽其書而喜曰吾民可以寡過矣洪武元年又命儒

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五年定宦官禁令及親屬相容隱律六年夏刊律令憲綱頒之諸司其冬詔刑部尙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及成翰林學士宋濂爲表以進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於唐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曰名例採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九年太祖覽律條猶有未當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詳議釐正十有三條十六年命尙書開濟定詐僞律條二十二年刑部言比年條例增損不一以致斷獄失當請編類頒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類附入改名例律冠於篇首爲卷凡三十爲條四百有六十名例一卷四十七條吏律二卷曰職制十五條曰公式十八條戶律七卷曰戶役十五條曰田宅十一條曰婚姻十八條曰倉庫二十四條曰課程十九條曰錢債

三條曰市廛五條禮律二卷曰祭祀六條曰儀制二十條兵律五卷曰宮衛十
九條曰軍政二十條曰關津七條曰廩牧十一條曰郵驛十八條刑律十一卷
曰盜賊二十八條曰人命二十條曰鬪毆二十二條曰罵詈八條曰訴訟十二
條曰受贓十一條曰詐僞十二條曰犯姦十條曰雜犯十一條曰捕亡八條曰
斷獄二十九條工律二卷曰營造九條曰河防四條爲五刑之圖凡二首圖五
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每十爲一等加減杖刑五自
六十至一百每十爲一等加減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年半杖七十二年杖
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杖十及徒半年爲一等加減流刑三二千
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爲一等加減死刑二絞斬五刑之
外徒有總徒四年遇例減一年者有准徒五年斬絞雜犯減等者流有安置有遷徙去鄉一千
里杖一百
准徒二年有口外爲民其重者曰充軍充軍者明初唯邊方屯種後定制分極邊烟
瘴邊遠邊衛沿海附近軍有終身有永遠二死之外有凌遲以處大逆不道諸
罪者充軍凌遲非五刑之正故圖不列凡徒流再犯者流者於原配處所依工

樂戶留住法三流竝決杖一百拘役三年拘役者流人初止安置今加以居作
卽唐宋所謂加役流也徒者於原役之所依所犯杖數年限決訖應役無得過
四年次圖七曰笞曰杖曰訊杖曰枷曰杻曰索曰鐐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
減一分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減如笞之數笞杖皆以荆條爲之皆臀受訊
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減如笞杖之數以荆條爲之臀腿受笞杖訊皆長三
尺五寸用官降式較勘毋以筋膠諸物裝釘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刻其
上爲長短輕重之數長五尺五寸頭廣尺五寸杻長尺六寸厚一寸男子死罪
者用之索鐵爲之以繫輕罪者其長一丈鐐鐵連環之以繫足徒者帶以輪作
重三斤又爲喪服之圖凡八族親有犯視服等差定刑之輕重其因禮以起義
者養母繼母慈母皆服三年毆殺之與毆殺嫡母同罪兄弟妻皆服小功互爲
容隱者罪得遞減舅姑之服皆斬衰三年毆殺罵詈之者與夫毆殺罵詈之律
同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皆緦麻是曰表兄弟不得相爲婚姻大惡有十曰謀
反曰謀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

雖常赦不原貪墨之賊有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當議者有八曰議親曰議故曰議功曰議賢曰議能曰議勤曰議貴曰議賓太祖諭太孫曰此書首列二刑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顧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卽註寬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請更定五條以上太祖覽而善之太孫又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條復諭之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二十五年刑部言律條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太祖以條例特一時權宜定律不可改不從三十年作大明律誥成御午門諭羣臣曰朕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爲令行之既久犯者猶衆故作大誥以示民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竝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及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例論斷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大誥

者太祖惠民徇元習徇私滅公戾日滋十八年采輯官民過犯條爲大誥其目十條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爲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爲君用其罪至抄劄次年復爲續編三編皆頒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大誥者罪減等於時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並賜鈔遣還自律誥出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其後罪人率援大誥以減等亦不復論其有無矣蓋太祖之於律令也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一年至三十年始頒示天下日久而慮精一代法始定中外決獄一準三十年所頒其洪武元年之令有律不載而具於令者法司得援以爲證請於上而後行焉凡違令者罪笞特旨臨時決罪不著爲律令者不在此例有司輒引比律致罪有輕重者以故入論罪無正條則引律比附定擬罪名達部議定奏聞若輒斷決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大抵明律視唐簡覈而寬厚不如宋至其惻隱之意散見於各條可舉一以推也如罪應加者必賊滿數乃坐

如監守自盜賊至四

十貫絞若止三十九貫九十九文欠一文不坐也加極於流三千里以次增重終不得至死而減至流

者自死而之生無絞斬之別即唐律稱加就重條稱日者以百刻稱年者以三百六十日

如人命事限及各文書違限雖稍不及一時刻仍不得以所限之年月科罪即唐例稱日以百刻條未老疾犯罪而事發於老疾

以老疾論幼小犯罪而事發於長大以幼小論即唐律老疾條犯死罪非常赦所不

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無養者得奏聞取上裁犯徒流者餘罪得收贖存留養親

即唐律罪非十惡條功臣及五品以上官禁獄者許令親人入侍徒流者並聽隨行違者

罪杖同居親屬有罪得互相容隱即唐律同居相容隱條奴婢不得首主凡告人者告人

祖父不得指其子孫爲證弟不證兄妻不證夫奴婢不證主文職責在奉法犯

杖則不敘軍官至徒流以世功猶得擢用凡若此類或間採唐律或更立新制

所謂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者也建文帝卽位諭刑官曰大明律皇

祖所親定命朕細閱較前代往往加重蓋刑亂國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

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尙不止此夫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齊

民以刑不若以禮其諭天下有司務崇禮教赦疑獄稱朕嘉與萬方之意成祖

詔法司問囚一依大明律擬議毋妄引榜文條例爲深文永樂元年定誣告法成化元年又令讞囚者一依正律盡革所有條例十五年南直隸巡撫王恕言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罵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流傳四方有誤官守乞追板焚燬命卽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論十八年定挾詐得財罪例弘治中去定律時已百年用法者日弛五年刑部尙書彭韶等以鴻臚少卿李鐸請刪定問刑條例至十三年刑官復上言洪武末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有罪減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遺姦列聖因時推廣之而有例例以輔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己私律浸格不用於是下尙書白昂等會九卿議增歷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條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議以聞九卿執奏乃不果改然自是以後律例並行而網亦少密王府禁例六條諸王無故出城有罰其法尤嚴嘉靖七年保定巡撫王應鵬言正德間新增問刑條例四十四款深中情法皆宜編入不從惟詔僞造印信及竊盜三犯者不得用可矜例刑部尙書胡世寧

又請編斷獄新例亦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所欽定者至二十八年刑部
尙書喻茂堅言自弘治間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等會同三法司申明間刑條
例及嘉靖元年後欽定事例永爲遵守弘治十三年以後嘉靖元年以前事例
雖奉詔革除顧有因事條陳擬議精當可採者亦宜詳檢若官司妄引條例故
入人罪者當議黜罰會茂堅去官詔尙書顧應祥等定議增至二百四十九條
三十四年又因尙書何鰲言增入九事萬曆時給事中烏昇請續增條例至十
三年刑部尙書舒化等乃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詔令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
條格漕運議單與刑名相關者律爲正文例爲附註共三百八十二條刪世宗
時苛令特多崇禎十四年刑部尙書劉澤深復請議定間刑條例帝以律應恪
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刪定畫一爲是然時方急法百司救過不暇
議未及行太祖之定律文也歷代相承無敢輕改其一時變通或由詔令或發
於廷臣奏議有關治體言獲施行者不可以無詳也洪武元年諭省臣鞠獄當
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連坐尙書夏恕嘗引漢法請

著律反者夷三族太祖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漢仍秦舊法太重却其奏不行民父以誣逮其子訴於刑部法司坐以越訴太祖曰子訴父枉出於至情不可罪有子犯法父賄求免者御史欲并論父太祖曰子論死父救之情也但論其子赦其父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毆孕婦至死者律當絞其子乞代大理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可矜然死婦係二人之命犯人當二死之條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子詔從俊議二十年詹徽言軍人有犯當杖其人嘗兩得罪而免宜并論前罪誅之太祖曰前罪旣宥復論之則不信矣杖而遣之二十四年嘉興通判龐安獲鬻私鹽者送京師而以鹽賞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悖失信於天下也太祖然其言詔如律永樂二年刑部言河間民訟其母有司反擬母罪詔執其子及有司罪之三年定文職官及中外旗校軍民人等凡犯重條依律科斷輕者免決記罪其有不應侵損於人等項及情犯重者臨時奏請十六年嚴犯賊官吏之禁

初太祖重懲貪吏詔犯贓者無貸復敕刑部官吏受贓者并罪通賄之人徙其家於邊著爲令日久法弛故復申飭之二十九年大理卿虞謙言誑騙之律當杖而流今梟首非詔書意命如律擬斷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黃翰言民間無籍之徒好興詞訟輒令老幼殘疾男婦誣告平人必更議涉虛加罰乃可遂定老幼殘疾男婦誣告人罰鈔贖罪例其後憲宗時南京有犯誣告十人以上例發口外爲民而年逾七十律應收贖者更著令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依律論斷例應充軍瞭哨口外爲民者仍依律發遣若年八十以上及篤疾有犯應永戍者以子孫發遣應充軍以下者免之初制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贓者不分南北俱發北方邊衛充軍正統五年行在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時鈔貴物賤所以枉法贓至百二十貫者免絞充軍今鈔賤物貴若以物估鈔至百二十貫枉法贓俱發充軍輕重失倫矣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估鈔八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其受贓不及前數者視見行例發落從之八年大理寺言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絞今竊盜遇

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請定爲例章下三法司議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後三犯者絞帝曰竊盜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擬不論赦仍通具前後所犯以聞後憲宗時都御史李秉援舊例奏革旣而南京盜王阿童五犯皆遇赦免帝聞之詔仍以赦前後三犯爲令至神宗時復議奏請改遣云十二年以知縣陳敏政言民以後妻所攜前夫之女爲子婦及以所攜前夫之子爲壻者並依同父異母姊妹律減等科斷成化元年遼東巡撫滕照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武臣益縱蕩不檢請一切用律詔從之武臣被黜降者騰口謗訕有司畏事復奏革其令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東陽言五刑最輕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今在外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多者數十甚者數百積骸滿獄流血塗地可爲傷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謂之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此則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考訊輕罪卽時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

上本律外仍議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并治其醫乃下所司議處十三年定竊盜三犯罪例法司以南京有三犯竊盜計贓滿百貫者犯當絞斬罪雖雜犯其情頗重三犯前罪卽累惡不悛之人難准常例其不滿貫犯徒流以下罪者雖至三犯原情實輕宜特依常例治之議上報允嘉靖十五年時有以手足毆人傷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擬鬪毆殺人論絞大理寺執嘉靖四年例謂當以毆傷論答部臣言律定辜限而問刑條例又謂鬪毆殺人情實事實者雖延至限外仍擬死罪奏請定奪臣部擬上每奉宸斷多發充軍蓋雖不執前科亦僅末減之耳毆傷情實至限外死卽以答斷是乃僥倖兇人也且如以兇器傷人雖平復例亦充軍豈有實毆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當一兇器傷人之罪乎矧四年例已報罷請諭中外仍如條例便詔如部議自後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議擬奏請定奪隆慶二年大理少卿王諍言問刑官每違背律例獨任意見如律文所謂凡奉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杖一百本指制誥而言今則操軍違限守備官軍不入直開場賭博概用此例律文犯姦條下所謂買休賣休和

娶人妻者本指用財買求其妻又使之休賣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應離異歸宗財禮入官至若夫婦不合者律應離異婦人犯姦者律從嫁賣則後夫憑媒用財娶以爲妻者原非姦情律所不禁今則概引買休賣休和娶之律矣所謂不應得爲而爲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蓋謂律文該載不盡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條自當依本條科斷今所犯毆人成傷罪宜笞而議罪者則曰除毆人成傷律輕不坐外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旣除毆人輕罪不坐則無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應得爲臣誠不知其所謂刑部尙書毛愷力爭之廷臣皆是諍議得旨買休賣休本屬姦條今後有犯非係姦情者不得引用他如故萬曆中左都御史吳時來申明律例六條一律稱庶人之家不許存養奴婢蓋謂功臣家方給賞奴婢庶民當自服勤勞故不得存養有犯者皆稱僱工人初未言及縉紳之家也縉紳之家存養奴婢勢所不免合令法司酌議無論官民之家立券用值工作有年限者以僱工人論受值微少工作計日月者以凡人論若財買十五以下恩養日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